

曹洞宗歸宗青原一系的原因初析

徐文明

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副教授

提要：曹洞宗上承藥山，本屬南嶽，後來卻被劃歸青原。本文分析了曹洞宗改宗青原的原因，指出其改宗具有某種合理性，對整個禪宗的發展是有利的。

關鍵詞：曹洞宗 南嶽 青原

曹洞宗屬於藥山一支，本為南嶽系，後來卻被劃歸石頭，成為青原一系的正傳，其間是非恩怨，曲折幽微，年代久遠，難以明辨，然此事非小，不應無言，意非厚此薄彼，刮翻案風，而是澄源引流，知其變遷，解其原委，不屈古人，不負來者。

杜繼文先生認為，石頭宗系傳承上的種種問題，皆與「晚唐、五代間刮起的一股貶道一、抬石頭的風潮有關，而以《祖堂集》反映得最為集中」，「嚴格說，石頭系興起，實應從《祖堂集》為石頭大造輿論開始」。^[註 1]石頭系的興起，也是以藥山一支的曹洞宗的加盟為重要標誌的。輿論的作用與現實的力量相配合，使得原來人所罕言的石頭宗系成為堪與洪州宗並肩的一大派系。

據現有資料，曹洞宗至曹山本寂、雲居道膺止，對於上代宗承只追述到藥山，並未明言自己的歸屬，而到雲居道膺下一代，皆稱己宗為石頭傳人，可見宗門之改換始於此時。據崔彥撰〈高麗國彌智山菩提寺故教諡大鏡大師元機之塔碑銘并序〉，「曹溪門下，首出其門者，曰讓，曰思。思之嗣遷，遷之嗣徹（當作「儼」），徹之嗣晟，晟之嗣价，价之嗣膺，膺之嗣大師」，「大師法諱麗嚴，俗姓金氏」。此碑明確地抬出讓與思並列的兩大法系，並將曹洞宗歸入青原一系。此說不孤，又據〈有唐高麗國海州須彌山廣照寺故教諡真澈禪師寶月乘空之塔碑銘〉，曹溪門下，「秀出者唯二，曰讓，曰思。實繁有徒，繁衍無極。承其讓者大寂，嗣其思者石頭。石頭傳於藥山，藥山傳於雲巖，雲巖傳於洞山，洞山傳於雲居，雲居傳於大師。……大師法諱利嚴」。雲居門下高麗僧人有麗嚴、利嚴、慶猷、迴微，號稱海東四無畏大士，他們都承認自己是青原一系，這是雲居一派已然改宗青原的明證。

改換宗系不是一件小事，若非絕大因緣，不會輕易爲之。首先，藥山應當有從石頭參學的經歷。依《祖堂集》，藥山「謁石頭，密領玄旨」，與馬祖無涉；依唐伸〈藥山碑銘〉，則其「居寂之室垂二十年」，與石頭無關。其實這些或出於宗派之見，或述事不全，不能作爲定說。依理論之，藥山應當與丹霞天然、江陵道悟一樣，是往來於二大師門下的。沖虛大概只看重乃師的主要經歷及馬祖一門的鼎盛，故對藥山參學石頭之事未曾道及，但碑文明言「南嶽有遷」，表明對於石頭一派也是很尊重的，這在當時馬祖門下實不多見，若非藥山有此經歷，何以將當時影響甚微的石頭一系與馬祖、北宗並列？

正是由於有往來參學的經歷，藥山大概也與道悟、天然一樣，並未對後世明確宣布自己的宗承。據《祖堂集》，有問藥山承嗣何人，藥山並未明說，而是答云：「古佛殿裏拾得一行字。」再問是什麼字，藥山答道：「渠不似我，我不似渠，所以肯這個字。」從「一行字」可以推測爲馬祖道一，一行者，道一也。但從「渠不似我，我不似渠」又可以推出一個「遷」字。不似者，變遷也，故也可解釋爲承嗣石頭希遷。而且藥山當時的名氣不如下道悟，雖然他在馬祖門下垂二十年，大得賞識，但論起年資，他與百丈懷海、南泉普願一樣，都是屬於小字輩，聲名、地位都不高，無論是權德輿的〈道一塔銘〉，還是歸登所撰的懷讓碑文中都沒有藥山的名字，宗密與白居易也未提及他。準確地說，除了唐伸所撰碑文之外，在當時找不到藥山的影子，這並不是藥山不存在或水平不高，而是說他當時的影響並不大，也不像江陵道悟那樣，明確被宣布爲馬祖的大弟子。正是由於藥山在馬祖門下並無突出的地位，他又有從學石頭的經歷，他本人大概也未明確告知弟子自己屬於何宗，是故雲巖、洞山、曹山等追述上代傳承，也只到藥山爲止，如此爲後世改宗石頭準備了條件。

藥山不僅有從石頭參學的經歷，其本人及後世也確實從石頭一系那裏汲取了不少東西，是以曹洞宗的理論體系中分明有石頭的影響。石頭《參同契》中的「回互」說以及理事、明暗、清濁、母子、本末、尊卑、功位（處）等概念明顯地影響了洞山一系，在曹洞宗的理論建構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。石頭指出，回互就是相涉、相互關聯；不回互即是各依本位（自性）而住，即各守自性，不相妨礙，事物之間既存在回互的關係，又有不回互的一面。曹洞宗對此既有繼承，又有創新。

曹洞宗將事物（境）的回互相涉轉換爲概念語言（智）對如如正理的表達，即通過曲折回繞的方式表達正理，以啓發學人自悟，儘量避免單純的直白和正面的宣示，也就是說將回互與不說破結合在一起，有敲有唱，正按旁提，偏正結合，賓主激勵，建立了一套頗具特色的教學體系，成爲曹洞宗的主要特徵之一。在修行方面，曹洞宗又以兼帶（回互）爲最高境界，強調從非兼帶（不回互）即有偏有正、有尊有卑到兼帶，即非染非淨、非正非偏的依次進益。如此將石頭的回互說發展到一個新階段，使之更加完善和深入。

石頭希遷已經有借用世法和本土文化傳播佛法的跡象，其借用魏伯陽的「參同契」爲文名即是一例，其用「大仙」表佛祖，言「聲元異樂苦」暗用嵇康《聲無哀樂論》之義，以「參

玄」喻學佛，都表明了這一跡象。曹洞宗亦是如此，其以君臣父子喻本末體用，以五相示五位，更以卦象示之，都表明了這一特點。

一個重大事件的發生，總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。中華民族是一個統一的整體，但在文化及體質方面，南北差異都是一個長期存在的不爭的事實，現代甚至用基因分析方法表明南北族群之間確實存在明顯的差別。可以說，道儒之爭就是南北文化不同的體現，南方重清虛自然，故有老莊之說；北方尚剛健有為，故有孔墨之道。君子仁者之風有別，樂山樂水之道不同，由來已久矣。而東晉以來，持續將三百年的政治上的南北對立又加劇了南北文化的差異。佛教傳入中國之後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，使佛教也產生了南宗與北宗之別。

荆溪湛然在《法華玄義釋識》卷十九將佛教分為南北二宗，認為「南宗初弘《成實》，後尚三論」，並稱「今時言北宗者，謂俱舍、唯識」。^[註 2]北山神清亦於《北山錄》中謂「南宗焉，以空假中為三觀；北宗焉，以遍計、依他、圓成為三性也」^[註 3]。是以南宗重性空之說，故專弘般若空宗，《成實》、三論俱說空也；北宗尚性有之論，故專重唯識、如來藏有宗，《俱舍》、唯識俱說有也。具體到禪宗，則北宗以佛性如來藏之說為主，重視《楞伽》；南宗特重般若性空之說，偏重《金剛》。六祖惠能將兩系學說融貫為一體，立自性是佛之義，以自性通貫二說，然他本人悟道的經歷和弘法的方式又頗帶有南人的色彩，如聞《金剛經》悟道，大講摩訶般若，授無相戒等，這表明他在南方傳教，必須尊重南方佛教的傳統。

六祖之後，其諸大弟子各自承襲並發展了其學說的一個方面，南嶽懷讓重視如來藏之說，強調自性涅槃；青原行思與荷澤神會則重視其般若之說，強調自性菩提。懷讓弟子馬祖道一再次強調《楞伽經》在禪門的地位，以對抗神會《金剛經》傳宗之說。行思弟子石頭希遷則重視作為三論宗鼻祖的僧肇之說，繼承了南方佛教重視般若的傳統，強調自性靈智。馬祖為不世出的大宗師，其門下又人才輩出，故能逆風而行，抗俗獨立，使得南方風氣幾為之變，即心即佛，言滿天下。牛頭石頭，皆不能顧視其肩。然而逆水行舟，力小莫為；頂風疾步，莫能持久。馬祖雖然天下獨步，其後世卻未能在南方獨領風騷。滄仰宗曇花一現，臨濟宗大行北方，並非偶然。

藥山惟儼往來於二大師之間，雖然他從馬祖學法時間較長，其弟子沖虛等以其為馬祖嫡傳，但他於石頭宗旨也非毫無汲取。石頭一宗雖然在初期根本無法與洪州宗相比，卻符合南方的佛教傳統，具有持續發展的潛力。曹洞宗雖以馬祖宗旨為主流，卻又大量吸收了石頭的思想理論。隨著馬祖系主流力量的北移，客觀上被壓制已久的石頭一支開始抬頭，本來就包含著石頭法乳的曹洞宗改宗，就變成依時順世的自然而然的行為了。不光曹洞宗如此，就連早已被明確宣布為馬祖弟子的道悟後世，都急著宣稱自己是石頭的後人，這不能不說是風氣使然，環境使然。

也許還有一個曹洞宗人不願道及的原因，即藥山在兩系的地位問題影響了曹洞宗的選擇。馬祖門下龍象輩出，且諸大弟子早有定評，就連後世名聲顯赫的百丈懷海、南泉普願都無法擠入大弟子的行列，何況入門在百丈之後的藥山呢？因此，雖然有唐仲的舉揚，沖虛的尊禮，藥山在馬祖門下如孔門之洙泗的地位，根本得不到時人的承認。

而在石頭門下則完全不同，石頭本來門庭冷落，弟子無多，一轉到石頭門下，藥山則頓時身價倍增，成為嫡傳大弟子。這是因為藥山的後人創立了曹洞宗，在南方成為繼馮仰宗之後的影響最大的宗派，而天皇道悟由於被公認為是馬祖的弟子，傳承上存在爭議，且其傳人德山的弟子雪峰義存又先從洞山受學，不好抹殺洞山的祖師的影響，故使藥山成為石頭門下第一人，壓倒了名聲顯赫的道悟和天然。

原來兼學兩家，而且更應視作馬祖傳人的道悟、天然、藥山三大家均被後人宣布為石頭的傳人，馬祖一門好像並未反擊，而是予以默許，這也是比較奇怪的事。崔彥摛〈有晉高麗中原府故開天山淨土寺教誡法鏡大師慈鑑之塔碑銘并序〉在言及禪宗傳承時也，稱「能其後分而為二，其一曰讓，其一曰思，其下昭昭，此則何述焉」，承認思與讓分立的地位，雖然未曾明言，似乎也等於默認了藥山等三家的改宗，若非如此，思與石頭下無傳人，何以與南嶽並肩！

這位法鏡大師法名元暉（八七九—九四一），為麻谷法孫，屬於江西一派。或許馬祖一派人才太多，不在乎有幾個人改換門牆。或許馬祖後人樂得他們改換門庭，以免與自己爭正統。但這些似乎都是靠不住的理由。向來一派之興盛，既要有實力為基礎，又須有輿論之舉揚，而輿論文字之作用，愈是後世，愈得以顯現。因為實力要受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局限，未必能長期保持；而一旦形成文字資料，就會發生長久的影響。這是不立文字的禪宗熱衷於修宗史、作燈錄的原因之一。與洪州宗的興盛相應，南嶽一系的智炬作《寶林傳》，為之大加鼓吹，使之成為曹溪的正傳。

智炬特意借上代祖師之口，作了不少讖語，以預示後來南嶽系的正統地位，其中借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之口作一讖語：

震旦雖闊無別路，要假侄孫腳下行。

金雞解銜一粒粟，供養十方羅漢僧。

以「金雞」喻懷讓出生地金州，以「十方」喻道一出生地漢州什邡，表明懷讓一系才是六祖正傳。然般若多羅又有一讖語說菩提達摩：

路行跨水又逢羊，獨自恹恹暗渡江。

日下可憐雙象馬，兩株嫩桂久昌昌。

其中「日下」《祖堂集》釋為京都，「雙象馬」釋為寶志和傅大士，「兩株嫩桂」釋為「少林」。但這種解釋不能說是唯一的，「日下」也可以釋為「日後」，「雙象馬」也可釋為後世的兩大傳人，同樣，「兩株嫩桂久昌昌」也可釋為後世兩大支派並行不悖，長久昌盛。

在智炬作《寶林傳》的時代，既有南宗與北宗的相互抗衡，在南宗內部，又有洪州系與荷澤系的並立。故「雙象馬」初期可能喻指惠能與神秀，後來北宗漸衰，也可以此喻指南宗門下的懷讓與神會，故「兩株嫩桂」可能先是喻指南宗與北宗，後來又指南嶽派與荷澤派。但在會昌法難之後，形勢大變，不僅北宗勢力衰微，就連靠攻擊北宗起家的神會一系也法系不明，難以為繼了，只有南嶽一系仍舊保持著繁榮興盛的勢頭，這就和祖師所預言的「兩株嫩桂久昌昌」不符了。

雖然智炬可能是拉大旗作虎皮，但他打的是祖師的旗號，後世雖然知道他不過是假傳聖旨，也不得不加以承認，如今祖師的預言有落空的危險，這是一件不得不趕緊解決的大事。《寶林傳》（後為《祖堂集》襲用）借那連耶舍之口所預言的六祖弟子只有四人，一是懷讓，二是神會，三是印宗，四是慧忠，沒有行思的影子，卻有石頭希遷，這可能是因為智炬住錫南嶽，對希遷有所瞭解。說印宗大概是因為他與六祖有大因緣，言慧忠是因為他被尊為國師，對當時禪宗影響頗巨。然至後世，四大弟子中只有懷讓一支獨盛，其他三人傳承不繼，無法承擔與南嶽並傳的重任，在曹溪門下，也找不到另外一支。數來數去，只有希遷的名字在那連耶舍的預言中出現過，並且也算得上是有些影響的一家，宗密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中述禪門十家時提到過他，雖然宗密將之列為第二等，認為其不足以代表曹溪，但在南宗門下，算是江西、荷澤之外的第三家，既然荷澤宗已然衰落，就只有讓石頭一支補缺了。

只是讓石頭一支補缺，還不能解決問題。因為石頭門下有影響的弟子太少，雖然其弟子道銑有意抬舉，道是「自江西主大寂、湖南主石頭，往來懂懂，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焉」，好像石頭處於與馬祖並列的地位，門下皆相互參訪，但真正屬於石頭的卻寥寥無幾，其中毫無爭議且為時所重的更是屈指可數，除潮州大顛有些影響外，再難覓其人。而後世影響較大的江陵道悟、丹霞天然、藥山惟儼三大家，全是與馬祖關係密切，或者說被認為是屬於馬祖一系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只有將此三家轉入石頭一支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，使之力量大大增強，成為與南嶽系並列的一大門派。因此，三家的後世不約而同地宣稱自己是行思的後人，而馬祖一派也加以默認。

改宗事件正好發生在會昌法難及荷澤宗衰落之後，並非偶然。然三家後人的意見也不是完全統一的，道悟一支以雪峰義存為代表，明確宣布自己屬於青原系，藥山一支則不太明瞭。這一方面是由於已經有唐伸碑文的存在，對於改宗是一個不小的障礙；另一方面，洞山之後誰代表藥山一支的問題也未解決，石霜慶諸影響不小，傳說洞山卒後學徒雲聚石霜山，而慶諸卻避入深山，而洞山門下也有雲居道膺和曹山本寂兩大家，嫡庶難分。從洞山的意旨，當時宗門的影響和理論上的創建來看，曹山無疑應當是洞山的嫡傳，曹洞宗之名自有來歷。但從法系的延續、後世的地位及當時的社會作用來看，雲居無疑佔有更為突出的位置。

兩位大師的對峙對於改宗也有一定的影響。曹山全承洞山，不僅接續雲巖法系，對於南泉的思想也汲取甚多，從其禪法理論中看到的更多是南嶽的法乳，故其本人及弟子可能還是自認為是南嶽的傳人。雲居道膺先從丹霞天然弟子翠微無學三年，後於洞山得旨，實續兩家之學，雖然從其本人的語錄看不出他有多少傾向於青原系的因素，但其弟子異口同聲，都稱自己屬於青原一派，這不能說其中沒有他的影響。雲居弟子或其本人大概受到曹山一派宗承南嶽的激勵，宣稱自己是青原的傳人，以表明只有自己一派才是洞山正傳。

由於史料的缺乏，難於悉知是否從雲居時便已明確改宗，但雲居弟子輩皆已自稱屬於青原已有多種碑文為證。為了強化這一觀點，《祖堂集》大作文章，不僅完全抹去了藥山在馬祖門下近二十年的參學經歷，還讓藥山弟子道吾充當了攻擊馬祖、抬高石頭之急先鋒，讓道吾宣揚什麼「石頭是真金鋪，江西是雜貨鋪」，並且還讓百丈懷海表示承認，言「灼然是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朋友」，又一再地抬高道吾，貶低雲巖。這不過是說明雲巖在百丈門下二十年，雜學「墮根」，故不如道吾純正，從側面暗示馬祖弟子百丈不如石頭弟子藥山。這些顯然都是毫無根據的編造，目的是給人一種藥山門下帶頭攻擊江西的印象，以掩飾雪峰義存不顧江陵道悟早被視為馬祖弟子的事實，有意抹殺這段歷史，反過來攻擊馬祖的行為。

不過「雜貨鋪」與「真金鋪」之喻倒是煞費苦心，江西門下人才鼎盛，石頭一支無論如何是比不了的，只好宣稱自己是真金，重在質量，不求數量；對方是雜貨，多而無益。如果藥山門下真認為江西是雜貨鋪，為什麼從藥山到洞山，直至曹山，都多與江西門下往來，不見與石頭一支結交，看起來真是真金難覓，雜貨易尋，藥山一派只好退而求其次了。

無論改宗的動機及原因如何，這次改宗還是給禪門注入了一股新氣息，導致了兩大門派相互激勵、相互促進的千年盛況。禪宗自五祖之後，便形成了諸師並傳，特別是南北對峙的局面，促進了各個流派的自由競爭與各自發展。會昌滅佛改變了這種百花齊放的形勢，使天下禪門萬馬齊喑，唯江西一支獨盛，這在客觀上是不利於佛教的發展的，因為沒有對立、沒有矛盾、沒有競爭，也就沒有協調、沒有激勵，形不成發展的動力。三家的改宗使原本衰落的石頭一支異軍突起，驟然成為堪與江西比肩的一大支（也許抬高石頭、貶低江西是不得已的，不如此就不能形成兩家對峙的局面），不僅豐富了禪門理論，也使禪宗內部形成了以協調為主、以對立為輔的良好局面，促進了禪宗的長期繁榮。

禪宗後來在兩派的基礎上形成五家七宗，使禪宗越來越興旺。事實證明，宗派的出現有利於宗門的發展，只有百家爭鳴，才能導致百花齊放，一個主義必然造成萬馬齊喑。從這一意義上說，曹洞宗的改換門庭也是一件好事，雖然這對於南嶽一系從表面和暫時利益上看並不公平，但對其長期發展及整個禪宗 的興盛是有利的。

【註釋】

[註 1] 杜繼文、魏道儒，《中國禪宗通史》第二八〇頁，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。

[註 2] 大正藏第三十三冊第九五一頁上、中。

[註 3] 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五八一頁上。